

金匱要略防注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註

男元 蔚古愚 犀靈石同校字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言膚腫病內經概言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

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病因

不同則治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證脈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 其脈自浮 浮為風故外證骨節疼痛 風尚在惡風 皮水之脈證奈何水行 其脈亦浮外證肘腫按之

沒指其邪既去經而在不惡風 在皮其腹中空如鼓 腫在皮外而不渴當發其汗 俾皮間之

而非風 其脈沈 水屬陰 遲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 外證自喘 喘為此證之眼目至於目窠如蠶兩脛

石水之脈證奈何水聚 其脈自沈 水在下而未傷中氣中未虛冷故其沈 外證少腹滿而不喘 眼目與正水

所同等證亦 黃汗之脈證奈何其脈沈遲 心受邪 身發熱 熱傷在胸滿 從陽部之邪 四肢頭面腫久不愈 則邪

不通 陰榮氣 必致癰膿 此於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若風強於則氣從風而

別其相似之病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 風者天之氣也 洪則為氣 氣者人之氣也 是風氣相搏若風強於則氣從風而

而為癰疹身體為癢癢者藉搔而為泄風久則生為痲癩若氣強於則湧水液而為水 脹喘滿難以免仰

若風氣兩並強相維繫而水液從身體洪而腫風乃其的證今因汗出乃愈惡風則屬之虛無有疑議故此為



風水夫不惡風者表無小便通利非相搏也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乃水入傷心汗內此為黃汗 此詳風水之

病源且風水病最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 風水脉浮黃汗脉沈此而易知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易者不可不知也寸口脉沈滑者不見風脉但有水氣中有水氣似屬上水然高巖面目腫大風為陽邪有

熱證既屬風其沈亦將變而為浮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卧起狀其頸脉動時時欬此正水

乃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風水 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脉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此陰邪表反不疼即與陰邪身體不為反為重重則便知其為而為痠痠則

其為風也風水渙於外未入於內故其人病在外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此後反惡寒者此為極虛之證因發汗得之

治法不在風水之例若前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而於不惡寒處得其機關知非病風而此為皮水

證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蓋以周痺為寒濕痺其陽皮水為若前證胸中氣窒窒則不能食行則反聚痛

至暮為陰躁而不得眠明是入水傷心鬱此為黃汗若前證之痛在骨節脉證却不

肺此為肺脹其狀如腫肺主皮毛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均宜發渴而下利小便數者非一汗所能愈皆不可

發汗 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脉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

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婢加朮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

利者小便數者戒其發汗大有深意 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痠

前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膚者則骨節

不疼而身體疲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風水皮水之外又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其脈而不浮沈熱久黃汗身黃而無汗出則為裏水水在裏故利積於內者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不因此自利而利亡其津液亡津液故令渴以越婢加朮湯主之風中此又從風水外而言裏水也尤在涇云越婢加朮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

發表以其腫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津也亦通

又有兼宿疾而致跌陽係胃脈脈本不伏脈亦當伏今反緊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寒而反下水不可不知也跌陽因水蓄於下氣伏脈亦當伏今反緊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寒而反下之重傷即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潰無權水不行跌陽脈病而當伏今反數則為熱此本自有熱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則積水此欲作水所以然者陰虛無以配陽此言水病人因其人本自有熱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則積水此欲作水所以然者陰虛無以配陽

別有宿疾當從跌陽脈與其舊疾見證而兼顧之不可以見腫治腫為能事

水病有五而正水之病居多當於脈而體認其所由成然脈之元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沈跌陽

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沈伏相搏名曰水沈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

水氣



以天地之雨名之。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脉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跌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沈。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沈而不復舉，非沈脈之沈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沈；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沈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沈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沈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焉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沈伏二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次男元犀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秘。厥後此方刻入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已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訂舊著，命余讀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第方中天雄難得，不妨以附子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妨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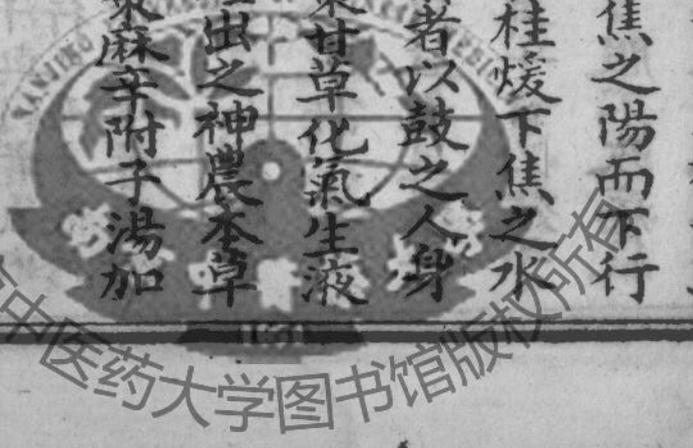
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二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已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上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歷節風脚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迥殊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將成未成之際其脈何如寸口脈弦而緊緊為寒所結而不行衛氣不行則惡寒衛氣不行則水液不運而流走於腸間遂橫流於肌膚肢體矣此言水病之初成責在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也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抑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病在既成之際脈又何如少陰脈緊而沈緊則為痛沈則為水小便即難此言水病之既成責在腎陽以少陰主腎陽也意者寒自内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正水之脈有恆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盛則脈沈水行皮膚榮衛被遏則脈亦沈今脈得諸沈當責有水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斷其為水此脈與水之病其脈應沈而出者是真氣離根脫散於外脈症相反故主死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沈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

水氣



浮迫異浮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緩則築以脾胃為水夫水病人氣所犯故目下有形如卧蠶光潤故水明亮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沈脈伏其人胃中津液

溢於皮膚肌肉無消渴此皆水病先見病水成則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沈欲甚而絕者診其脈則為無有水可

於扶陽中疏下之俾水去則陽回此言正水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

等丸雖為從權救急之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温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

已川椒目以導之守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陰液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積於腹中而為腹滿常也乃因為腫者其何也答曰水必得此

緣利後氣傷飲水過多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則水從下通及汗自出者則水從外泄水自當愈然其所以汗與利者氣內

淡之藥不足恃耳此言客水成腫易成而亦易愈調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有一張姓者瘧愈

後日飲水數升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木通服之三日溺時莖痛一日夜尿不及半小蓋尿盆底如硃砂日

更醫編服利水之藥形腫日增有一老醫馬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湯一服許以半月

必愈服至二十餘日不效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等證病家極恨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鼻準黃

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緩象直告之曰此證誤在前醫救在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

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另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

相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蛤蚧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後再服前此之藥

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九湯之法渠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之弗明也詳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句之鐵案亦必以見醫術挾時命而行

正水病久則相傳而藥病而心水者水凌於心陽其初則有五臟之分火臟則其人陰腫肝木肝水者水氣凌肝必傳於脾脾部在腹則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則其痛在脇下傳厥陰之氣衝逆水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金臟為肺水者其統御之權故其身腫治節不行小便難時鴨溇謂如鴨糞之清濁不貫也

脾土臟主腹脾水者水氣凌脾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氣生於穀脾不能化穀則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脾氣不舒則小便難腎而氣行四肢脾水者氣不行之則其腹大四肢苦重不能化穀則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脾氣不舒則小便難水而藏精其所賴以為鎖鑰之司也其腎水者腎氣虛不能上領心陽之氣而水凝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氣上通於心領心陽之氣下達於水府矣臍腹屬少陰少陰病陽虛陰甚則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陽不及其足逆冷虛不能上會則其面反瘦此分晰五臟之水以補內經所未備使

人尋到病根察其致病之臟而治之不域於脾肺腎通套成方以試病則善矣

師曰諸有水者分其內外表裏而治之不腰以下腫陰為主當利小便腰以上腫陽為主當發汗乃愈沈目南云

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

部先腫即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

陽而風寒襲於皮毛陽氣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

水氣



謂開鬼門是也竊謂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即麻黃附子湯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即括婁瞿麥丸之類然開腠通陽而利小便必兼養法乃為第一義耳 按時醫治水病只守二方一日五皮飲桑白皮橘皮生薑皮茯苓皮大腹皮各一錢取其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紫蘇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己澤瀉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肉桂之類血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附子肉桂小茴香巴戟天乾薑之類熱加黃柏知母生蛤蚧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病則否矣而濟生腎氣丸熟地黃四兩山萸肉山藥澤瀉丹皮肉桂車前子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或作湯服此方自薛立齋極贊其妙而張景岳李士材和之至今奉為水腫氣腫等證之神丹而不知一派陰藥中雜以此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霾四布水勢滔天不可救援誰製此方大為金匱罪人後醫反以此方名為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目南有括婁瞿麥丸養陰一說余亦謂括婁瞿麥丸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則余亦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之流輩耳孟夫子云爾何曾比子於是當知昔賢當時不得已之言也

師曰上焦主氣診寸口脈沈而遲沈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則為水腫可知水腫之必關榮則為水穀不化第不化脾氣衰而不化則水難於化驚澹胃氣衰而不化則水溢於身腫尺為陰中之少陽若少陽之脈沈弱為相火之衰左尺少陰之脈微損細為真水之虛北方龜蛇非一男子病則水精不下更不利婦人

人此則水而經水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則皆陽經為血而屬於陰陰血滯不利則成水名曰血分男婦之病一
經可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為血分而又合上中二焦而言為寸口跌陽少陰上中下三診之全法也傷
徵也

寒論金匱多用此筆法 男元犀 按此節及下一節字字金鍼宜熟玩之

師曰血分病在下焦亦與上中二焦相關屬於虛者寸口脈沈而數數則為出沈則為入出則於肺氣壅為陽實

入則為水氣滯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中土本無胃氣弦則胃受木不得息少陰脈沈而滑沈則為病在於

裏滑則為裏邪實沈滑相搏血結包門其凝聚痲不寫經絡不通而腫病名曰血分 此承上節血分而言也

與第八節沈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等句互相發明又合寸口跌陽少陰而見氣壅於陽胃病於中血結於

陰分之則三合之則一也 男元犀 按胞為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關元氣海之間指膀胱之位而

言也 先君口傳發明府名本謙患水腫垂死復生驗案用澤蘭之法本於此 尤在涇云上條之結為血

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

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血分為男婦兼有之病而亦有專為婦人問於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

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尤在涇云此復設問答以明血分水分

之異血分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

治

金匱要略各卷注 卷六 水氣 五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醫脈之病不言苦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

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不得寸口脈沈而緊沈為微水緊為積寒沈緊相搏則微水結在關

元始時水與寒尚微年盛邪不勝不覺迨陽衰之後前此所結榮衛稍中稍相干陽就損陰日加盛而所結之寒微動

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脇下急痛此時若以溫腎祛寒之法當漸愈乃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源未得病氣雜繫而不去其病根

不除復重吐之誅伐太過一則大下以傷其胃一則吐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下火乘於上陽虛於小便不利底

薪水穀不化水氣日面目手足皆浮腫又與葶藶丸下其水雖非治其病根當時如小差此後因食飲過度腫復

如前加胸脇苦痛象若奔豚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欬而喘逆者當先攻擊與桂苓五味衝氣令其即止後乃

治其欬用苓甘五味薑辛欬止其喘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先治衝氣欬新病而水病當在後雖然治

其所由來關元結寒徐忠可云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新病

為急 按第十二章痰飲欬喘病有小青龍湯加減五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茲試為各症補言其風水其脈必浮而其為本症之確據者則在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後論列諸者一見身重脈浮汗

未及而並出其方內挾濕氣防已黃耆湯主之若胃中不和腹痛者加芍藥以洩按此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中風證也

無疑矣蓋以太陽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脈浮者內挾濕氣

無疑矣故以防已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已生漢中紋如車輻主通氣行水者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

薑棗草和營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

薑棗草和營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

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知徐註謂為補脾之虛誤矣

防已黃耆湯 見濕病 尤云 水與濕非二也

風水 證身重則為惡風 一身悉腫 則為脈浮不渴 病在表而不在裏 續偶見 也身原無汗而 自汗出 身無大熱 其微熱不去 越

婢湯主之 徐忠可云上節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悉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以猛劑

劑之 惡寒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朮並驅濕矣

越婢湯

麻黃兩 石膏斤半 生薑兩 甘草兩 大大棗十二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

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 風水加朮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 前論已詳不 必再贅惟 四肢聶聶動者 更為皮水 之的證 以防已茯苓湯主之 此為皮水證出

其方治也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耆 桂枝各三兩 茯苓六兩 甘草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重

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一身面目 黃腫謂之裏水 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藏府之表裏也 越婢加朮湯主之 欲迅發 其汗 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此為裏

水證出其方治也

水氣



越婢加朮湯方見上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

麻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

水之為病其脈沈小屬少陰即為石水彼夫浮者為風即是風水其內無水而為虛脹者其病不為氣氣病不水病發其汗即已然而發汗之法各有不同若脈沈者水在少陰當溫其經宜麻黃附子湯脈浮者水在皮毛當通其肺宜杏子湯此為石水證出其方也而並

言及風水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旨時文有借賓定主之法漢文已開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

附子一枚

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合

日三服

杏子湯方

闕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逆而不厥而皮水浸淫日久腐者厥而不順之證也蒲灰散主之此言皮水潰爛謂之厥出其外治之方也

諸家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

蒲灰散方見消渴

問曰汗出黃色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異別其名曰黃汗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沈前此詳其病何從得之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腠疎客水之氣從毛



黃水氣搏結而脈通熱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風所到者雖無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風內宜者芍桂酒湯主

返亦是水也凡脾胃受濕濕久生熱濕熱交蒸而成黃者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氣推之也

之此為黃汗證出其方治也尤在溼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沈風水惡風而黃

汗不惡風為異其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

熱被水遏水與熱得交蒸互鬱汗液則黃者黃桂枝芍藥行陽益陰得苦酒則氣益和而行益周蓋欲使榮

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積藥力乃自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又云

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

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侔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

受其末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然亦自然之道也

黃者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

芍藥

桂枝各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

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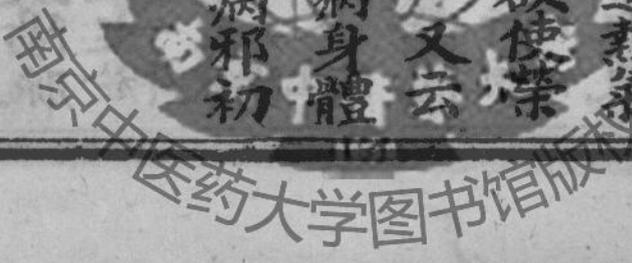
黃汗之病陽被鬱而兩脛自冷身熱而脛冷為假令一身發熱此屬歷節不為黃汗也然黃汗鬱症食已汗出

乃榮中之熱因又身常入暮盜汗出者乃榮中之熱乘此皆責榮氣熱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與汗俱久

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所謂自內之外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也然久久必身

潤潤即胸中痛又若從腰以上汗出腰以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腕弛痛如有物在皮中之狀不能便捷劇而未

水氣



汗者則室於不能食理而身疼重鬱於肉心而煩躁閉於下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而要此為黃汗
以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不能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
出一桂枝加黃耆之方法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

- 桂枝 芍藥各三兩 甘草 黃耆各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

升溫服一升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心榮肺衛脈寸口脈遲而濇遲者其病在榮無則為寒濇者其病在衛無為血不足再診之胃脈跌陽脈

微而遲微則知其為氣遲則知其不足為寒診之則知其寒而氣血不足即手足逆冷蓋以陽氣起於

而調榮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腔中純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困乏勞蓋以榮衛受氣

又為榮衛之統司也經云巨陽主氣為諸陽所屬要知膀胱內主陽之氣不通即身冷陰液蓋以榮衛受氣

津液之灌注則為陽中之陰外主陽熱之布護則為陽中之陽陽之熱不通即身冷陰液蓋以榮衛受氣

陽之各自陽前而陰不通則陽而惡寒陰前而陽不通則陽獨痺不仁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總由陰陽

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則失氣邪從大便虛者得則遺溺邪從小便湧溢而行病

皆一氣名曰氣分 此非黃病因黃病之脈沈上下榮衛不通等證觸類引伸而及於氣分之專證其實水與氣

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非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

之往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而攻破太過者有之或因宿有癥瘕積塊痞塊重



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初時不覺及覺而始治之則已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虛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景微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病單鼓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倪令人尋繹其旨於言外 按沈目南以大氣二字指臍中之宗氣而言頗為得解喻嘉言寓意草謂人身胸中空曠如太空地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臍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臍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先脹而臍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奔逆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明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臍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臍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 徐忠可云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血為主用故論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氣不轉惟上下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在氣分大氣下轉其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其勢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氣而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
承上節氣分之結病而出其方治也止用辛甘溫藥行陽而化氣以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 桂枝 生薑各三兩
- 細辛 甘草
- 麻黃各二兩
- 附子一枚
-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既結之陽復散行於

周身乃有是象

若夫病源不同而病形相類者不可辨而藥之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當於所言之病因病證細辨而如其條水飲所作乃氣分之大小分別也枳朮

湯主之 此言水飲以別乎氣分亦借實以定主也

枳朮湯方

-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已黃耆湯 治風水脈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風濕

